



文 學 / 滄海叢刊 /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



孔學漫談

余家菊著

孔 學 漫 談

余 家 菊 著



滄
海
叢
刊

1976

東 大 圖 書 公 司 印 行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二月初版

孔學漫談

著者 余 家 菊

發行人 莊 剛 彰

出版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

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所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
郵政劃撥一〇七一七五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臺版業字第一〇九七號

孔學漫談 目錄

目 錄

一、開場白	一
二、述而不作	三
三、儒者	五
四、孝道	九
五、弟道	一三
六、忠	一七
七、信	二一
八、別	二五

九、師	二九
一〇、約禮	三三
一一、失敗	三七
一二、力行	四一
一三、盡己	四五
一四、同人	四九
一五、思維	五三
一六、成仁	五七
一七、主意	六一
一八、率性	六五
一九、性善	六九
二〇、解蔽	七三
二一、仁	七七
二二、恕	八一
二三、知止	八五
二四、道	八九

附 錄

效率論	九三
正名論	九九
史教論	一〇五
自由論	一一一
良知與信仰	一二七
論中庸主義	一二三
跋	一二九

一、開場白

多年以來，朋友們每稱我爲儒家，我不敢承受，也不敢拒絕。不敢承受，是因爲怕自己的言行，有愧儒家之名。不敢拒絕，是因爲二十年來自己心中有一大秘密，就是企圖了解中國文化的骨髓，試問除了孔子及孔子徒的思想言行以外，到何處去尋覓中國文化的骨髓。我鑽研孔學，受盡揶揄，嘗徧蹂躪，到底不悔。因爲我相信要國民愛國，必須本國先民的成就有其可愛之處；而且要發揚國民精神，也當從固有的精神中有所抉發。所以我在早期作品中如教育原理之內，便已含有孔門思想。二十一年發表孔子教育學說，就是我对孔學研究的初步報告。我其所以名之爲教育學說，第一是因爲我認定一個有志的人，當求無所不知，當戒無所不談，所以將我的談論限制在教育之內。第二是因爲感於盧梭所言：按照書的名字去判斷書的內容，乃是聰明的傻瓜，所以我要藉教育兩字選掉那羣聰明人的眼光。據我所知，認識此書不是一本教育著作的，也不無其

人，如河南張仲孚是。後來我寫人生對話，頗受讀者歡迎，其實此書的主幹，完全是孔學。至於服務與人生，孔學的氣味，漸趨顯然。教育與人生，則是依據孔學以結束我的教育著作的一部作品，其中如知止、發育、盡性、中庸、日新等篇，完全是孔學的發揮。最近出版的大學通解（中華大學叢書）才是正面談孔學的處女作。我在此時談孔學，不是要追逐潮流，不是要尋求利益；我發誓，假若以講孔學而謀自利，那便是出賣孔子，也便是出賣靈魂。我感覺國人意識中有許多由近五十年傳來的積非成是的見解，我發願將我的餘年用在說明我對孔學的認識之上。這是我二十年努力的必然結果。我說努力，不但指着學術的努力，實在是指着我的一切活動。譬如說政治活動，我之不適於時代政治，我豈不知。我其所以不肯宣言離開政治，就是因為在孔子的思想中，一個國民是不可不過問政治的，子路所謂『不仕無義。……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。』（論語）是也。又如黨的生活，我在青年黨是有名的不過問黨務的人，大家稱我為青年黨的理論家，但是我的理論便是青年黨的理論嗎？不見得。然則，我以何種理由而廁身青年黨？此一解答，是要留待後人尋求的——假如他們有此興趣。我可以說，我籍隸青年黨，是依據孔子羣而不黨的精神的。羣而不黨的精神，即是則是、非則非的精神，絕不苟同，亦無人能強迫他人使為苟同。我其所以始終如世人所認定而自承是一個青年黨員的唯一原因，便是因為我見了任何青年黨人，我能毫無畏忌地說我所要說的話。這就是孔子思想所核准的生活。我的一生，快到收場階段，今日來談孔學，今後如能邀天之幸，或不至貽孔子以羞辱。我惟有敬謹祈求孔子的啓佑！

二、述而不作

孔子自道述而不作，其實孔子是「以述爲作」。孔子的至德在此，孔子的大經綸也在此。怎講？世人都有驕慢心，喜誇己之長，暴人之短，所以紛紛故作，立異鳴高。孔子則不然；他喜歡成人之美，對於前人的優點，喜歡加以發揚，予以推崇，不使前人功德湮沒不彰。這種氣象，該是何等寬宏浩渺！康南海說孔子託古改制，是把孔子看作一個「師心自用」的人了！那祇是富有突進力而器度狹隘的人生罷了！

從何見出孔子的大經綸呢？須知孔子在紹述之中，運用他的批判眼光，發揮他的甄別手腕，從並行於域內的種種制度文化中，選擇其完美之點而發揚之，傳播之，使在國民意識上佔居顯要的地位，以期逐漸見諸事實。如『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』（論語）就是表明他要從虞夏商周四代的禮樂之內，各別選擇其最優者以配合成爲一個完整的體系。該是何等

偉大！亞里士多德用的是比較法，孔子用的是歷史法，孔子是具有哲學眼光的偉大歷史家。不明此點，不足以了解孔子之「以述爲作」的精神。其他如言中道，則堯舜授受時已經叮嚀「允執厥中」；言孝道，則虞舜已曾以大孝聞；言仁道，則老子已有「天地不仁」之語，足見孔子所言都是就國民文化中所已有者而選拔之，加以洗鍊、整理、發揚。

三、儒者

儒者 一 5 一

儒不自孔子而起，但後人視儒學卽孔學，故謗孔者必詆儒，甚至據同聲互訓之法，謂儒爲溺，爲儒，故迂闊不切事情，儒怯不敢革命。其實儒者不怯儒，稍翻故籍，便可了然。禮記儒行一篇，載儒者行爲典範，甚爲詳密，不見有絲毫怯懦之處；相反的，却見有許多勇敢之句，如士可殺而不可辱，便是常被稱述之一句。再看孔門的行事，例如夾谷之會，孔子以嚴正之氣却強齊之詭計，存君國於安全；有子、樊遲、執干戈以參與戰鬪，左傳皆記有明文；子路之死衛難，更是從容就義，千載之下，餘烈猶存。卽在靜穆之顏子，當孔子在匡脫險，顏子後出，孔子見之，喜而告之云：「吾以汝爲死矣！」顏子答謂：「子在，回何敢死。」氣象何等從容！實因孔子既不死，是義不應死，故說不敢死，並非不能死。又如以雍容著稱的曾子，也說：「臨大節而不可奪」；又說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」（論語）。至如「見危致命，見得思義」（論語），「臨財毋

苟得，臨難毋苟免」（禮記），「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」（論語），聖門互相砥礪，何嘗見有絲毫怯懦。

說儒爲濡，當初創造儒之一名時，在意念聯想上或有若干關聯，亦未可知，祇好留待掘墳考古的人們驗驗墳中死屍的言語吧！不過「需者，事之賊也」（見左傳），在易經的需卦，已經垂示明白，儒者當知引以爲戒。其實儒字的構造是「人」旁「需」，並不是「人」旁「濡」，儒濡兩字，祇是同根，不能說是同義。若就儒字從「需」說，是可以想見其中所含意義的。需者，須也；須者，待建。何所待，待其時，待其可而已。儒學基礎，也在歷史之上，歷史告訴人，天下事勢有潮流，有時機。潮流不正，欲加挽轉，也當審察時機，而待其可行之際會，不可憑主觀幻想，蠻幹橫幹。天下是重器，不可由一人之力，任意拖曳。說文云：「儒者，柔也，溫良術士之稱。」儒者的手法，是急來緩應，硬來軟應。所謂「沈潛剛克，高明柔克」（洪範）是也。又古代人民，野悍之氣未馴，強暴之氣未戢，不知重法令，守紀律；若用強力以相拊制，則如抱薪救火，燒必更烈，祇好以誠意相感，以恩義相結，期以長久，終當就範。我國對付異族，執持「柔遠人」方針。柔字的意義，正作此解。況且政教功能，須當發皇國民的志氣，使有擔當力，國家始能強盛。若利用國家威權，對不馴人民，予以當頭痛擊，則弱者勢必消沉，強者勢必反動，皆非國家之福。此所以痛心疾首於古之法家及今之納粹也。學術關係世變甚大，有心人豈可不察世事！

說文謂儒者爲溫良術士，今之考證家便有人說儒生是靠爲人贊禮混酒肉吃的人們，好像後世陰陽生一類的人。這是誤會了術字的意義，不含後代所有術字的卑下意味。例如孟子言「數亦多術」，「是乃仁術」；莊子言「古之道術，有在於是者」；（天下）韓非子更大談其君人之術；術字並無惡劣意味。依原義術也，途也，塗也，道也，皆今日所謂路也，街也。總言之，皆指人所行的；單言之，曰道；複言之，曰道術。所謂術士者，便是懷抱道術之士，並非後代的術士。所以文字的古義不可泯滅。

儒者在社會上究居於何種地位？我想，當是一種未任官職而富有學問的人，進可爲政治的幹部，退可爲社會的領袖。古代的卿大夫，是世襲的，技工也是世傳其業的，祇有所謂士這一羣人，是非世襲的。所謂選賢與能，是指這一羣人而言的。士是政治的幹部，須有才能，始可擔任，是世襲不來的，所以非汲引人才不可。儒者便是士的預備人物。士是儒者經過王侯任命的，所謂「命士」是也。

儒者未出仕之時，即是社會的領袖。昔日的社會是禮治的社會。禮是社會風習所由構成，人間情意所由溝通，教化旨趣所由貫徹，所以社會領袖不得不維護禮的推行。所以儒者爲人相禮，是無可非難的。此一風俗，直至清末，依然流行；即在今日，也還有時可以見到。這正如西洋牧師之爲人舉行祈禱，今日大人物之爲人作證婚演說，是同一意義的。儒生相禮之餘，是否有酒食吃，不得而知。今日爲人證婚的人，又何嘗不吃人家的酒席！難道有專門撮酒食吃的人，一如

有專門撮酒食吃的媒婆嗎？

人待人，要以善意相待。我們解釋古人，也當以善意相體驗。清末的學風，是怪僻；民初的學風，更有點卑劣。今旋乾轉坤之機運，已微露端倪，且佇看學風之丕變。

四、孝 道

孔門常言孝，且有孝經一書。孝經一書，無論爲孔子所作，抑爲曾子所述，其爲孔子主要思想之一，則絕無疑問。試觀論語問孝之語甚多，卽其明證。孝道並非孔子所發明，孔子祇是發現其價值而闡揚之而已。所以可列爲述而不作之林。有史之初，有一個大孝子，便是虞舜。假若史籍不曾渲染過度，試想舜的境遇，當知非常人所能堪受，然而舜之應付上下，毫不責望對方，祇是盡自己的道理，做自己所應做的事。這便是儒家精神所在，所謂「盡其在己」是也。所以說「君雖不君，臣不可以不臣；父雖不父，子不可以不子。」做人祇是各盡各的道理。倘若要別人待我好，我才待別人好，那又有什麼稀罕。而且衆人之中又當由誰先好起來呢？所以人人應當認定先從自己好起，這便是「先誠其身」的道理，這便是「正己以正人」的道理，這便是「所求乎朋友先施之」（中庸）的道理。大家若是祇把眼睛放在別人身上，勢必祇能看見別人眼中的刺，

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梁木。所以反己自省，是合羣的要道。

孝道在孔子以前，早已流行，所以伯夷責備武王，說他父死不葬，可謂孝乎？詩人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」之句，已見引用於左傳。今人說孝是宗法社會的道德，其實孝道之建立，早在宗法社會尚未成立以前。今人腦內，充滿了種種學說思想，所以疑孝，非孝。在上古時代，人類的思想單純，生活簡單，孝養父母，毋寧是出乎天性的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古代社會，不問是始於家庭，還是始於部落，其結合的人數畢竟很少的。在此很少的人數中，又有一二人對自己特別關心，照料（不用說養育），受關心照料的人對此關心照料的人發為感激圖報的心思行為，豈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嗎？到後來有聰明睿智的人出，能用思想看出孝道的價值，才樹立為一種行為標準，於是經過哲學化而成為一種思想。

孝道有什麼價值呢？它的主要價值，在篤厚人類的情感，純化人間的情誼，使人對人發生不計自己利益的愛他行為。社會的支持，最低的條件，為彼此不相辜負。父母對子女，有最高的善意，有極大的恩惠，子女不圖報答，便是忘恩負義。人人相習於忘恩負義，這個社會能靠什麼聚合呢？法律，軍警，豈是無所不在，無所不能的上帝嗎？無所不在，無所不能者，乃是人心。純厚了人心，社會才可安定。父母在世時，孝奉父母，或者還有好處可得；及至父母死了，還不忘父母，那才是純厚之至。所以儒家重喪葬祭祀。所以說，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（論語）所以說，「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親喪乎？」（論語）一個久別的朋友，篤舊的人，風雨晨夕，

尚且往往念及，何況是死了的父母。一個將要別離的朋友，篤厚的人，尚且要張羅盛饌，以相祖餞，何況是永別的父母，那能「不稱家之有無」以辦理「祇此一次」的送別。這種不負人和不負恩的情誼，是人間最大的寶貝，功利主義者決然見不及此。

孝是一種家庭道德嗎？渺之乎小也其看孝道。孝是一種經綸人羣的方法，所以古者以孝治天下。怎麼說是經綸天下的方法呢？人要生存，人又不能單身生存。人必須如何，才能共存共榮？這是古今聖哲的一大課題。人要共同生存，必須相愛，這是古今聖哲的共同論斷——馬克思除外。要人相愛，又有什麼方法呢？佛的方法太深奧，耶穌的方法太玄遠，只有孔子的方法最切實。他用什麼方法呢？他祇是養成人的愛人性格。有了愛人性格，自然處處時時總能愛人。怎樣養成人的愛人性格呢？就人人最易愛的人——父母，教他去愛。等到愛的性格已成，家內所養成的德性，自然表現於家庭之外。所以孝經說：「教民親愛，莫善於孝；教民禮順，莫善於弟。」所以論語說：「其爲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歟？」仁是博愛，談博愛而非棄孝弟，可謂無源之水。

有人說教子女孝，何以不教父母慈，慈愛子女豈不是民族綿延之所依恃嗎？父慈，子孝，本是相關的。其所以說孝多而說慈少，是因為生物之性，愛護子女更易於孝愛父母，所謂「水往下流」是也。人必到三十歲以後，自己有了子女，才知道爲父母者的心情。水往下流，所以不必多